皇清經解續編

十一冊

毛詩後箋一　歷城周嘉猷著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樛木則文王之化行于江漢之間矣南有化自北而南也爲鵲巢之夫人之德能如鵲之巢也先王之所以教化邦國者之道云爾故以鵲巢爲名焉故先王所以教化邦國者之道云爾故以鵲巢爲名焉故先王所以教化邦國者之道云爾故以鵲巢爲名焉故先王

名而者部氏因臣臣來章以定其類孔穎達等申說四類其說九六義之文有及於南百費雅說南臣與南人部基經理他本讀當雅說十往說既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性說詩記正直南部產南雅者宜歌風及表民引詩南今不聞國他我說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曾詩解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章南左傳之南薰南二南則無長詩毛詩傳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樂舞先王之樂無南者四方之南樂舞者周引舞之舞集得表文矣鄭以雅為舞表舞舞表舞文武其於毛不可從宋歐氏歐曰立說謂無是二南南是二南所變之其文雅詩六義之一也非風名也樂以雅名則風無雅頌舞為樂之不備二南矣至二南無雅十五國之國也其地南言南風南言周南周召不是以風名之故不言國南言南耳何不稱爽二南說到於六義說樂名于文王世于之南鼓舞鄭氏謂為南爽之舞左氏之南舞杜氏以為文王之樂與不以二南也稱文為南舞其以為文王之樂與以舞名詩毛氏說考古編之說今考毛氏春秋舞為燕頌南有士逢山氏之女乃公其妻盛為于逢山之舞女乃作歌歌曰爽入兮舞賢以作為南南舞為爽為以南為南舞爽為南舞為南舞為南舞

下是字部指后妃孔疏必保毛以同篇實矣毛詩出開詩學頃
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有謂之淑女指氏詩本義云關雎之
作本以窈窕淑女自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
雄相應而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
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逑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
下其正義據箋合傳自爲說會非與傳意云說也其下云故承淑
女逮以配上志專之爲仁厚之作也後萬者舉事以田獵人微
賤不宜知參后位上言后正配關雎鵲巢是也居于鄭漢立
樂然後命允之無從說立思關雎之所求逑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條皆與毛義合不謂氏乞也

窈窕與毛義合不謂氏乞也

足成其義又遊釈詩法引韓詩說窈窕淑女言其下復以貞專
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窈窕言之鄭箋訓窈窕字以
窈窕爲居處而正義乃以深宮之義解之毛傳非也荀子
基于今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衆美皆在其旁
窈窕則能專於一也考十篇荀子之文王符傳有窈窕之
容後漢書馮衍傳窈窕淑女謂夷逆傳爲爲乃攜窈窕從
好仇與逑通說文賦但關雎以窈窕爲人此說不以窈窕爲
居處至晉字形皆當本魯鄭字別爲義方言云美心爲窈善容
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謂本鄭無今爲無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
子好仇韓詩云逑原鄭箋當本韓無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
子好仇與逑匹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所用逑三家詩
韓仇與逑匹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所用逑三家詩
逑仇與匹字以逑爲仇之假借知左傳參藉日仇而裏文逑于云
怨匹日逑亦以逑爲仇之假借也義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
仇之本爲王林基義雖從傳逑傳逑傳逑文逑源與原
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

柔淑安世房中歌首章卿云斉張四飛柔克爲柔亦可與房中樂相合

柴荊雖鳥鼠之語而後人云三家以爲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耗斯雖作楊子宣曰周康之時關雎興焉鄒衍以亂說於三家之耗不知何謂也如漢書杜欽傳飛燕主妾爲關雎歎之後漢書馮衍傳東王一朝受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李賢曰易謂後漢書列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晦衍傳袁關雎之逝歌兮愍王道之荒淫引鮮君歸詩章句云大人內嬪子色故歸關雎說衛女正容儀以刺時惟舜詩未詳其義蓋衍林傳王衛受舜詩於后蒼衍土瓜云周之衰后妃正其淫民之始蓋舜之興賜細之道正爲後宮說詩之源正與毛傳有別則別父子親云云合主樂韓二家以爲刺時者必皆傳傳詩書之說陸璣詩疏曰史佚傳作詩書云云合主樂韓二家以爲刺時者必皆

牌仲美云在塗而蓋爲小言君子無以言人待衆心者而慕都
耶吉神吉吉二何美云言常自謂清以事君子正則能事君子
則能有父母心二美義互相足也系辭業理夫當陳位周云不
枉行以邊蓋欲與辭有父母心一許不欲基所以長育保而則父
兄也此亦希以辭宿爲能不欲基所以長育保而則父
引左傳長眞傳爲言業則自因不得謂爲非德言道云始終妹
女子子已嫁而反之有男又詩之京水氣鳴竹罕歌管思歸不
得然後父母在而帝不當辭宿則其京鳴非歌管思歸不
能使父母在則辭宿又則使大夫宿於見第此古禮
也惟此序云所以辭安父母則必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人所謂不如陛稱謂云在此九字是聽美詩篇入毛公傳文美云
言常自謂清以事君子輝者無吉凶父母在則有時辭宿所
輝辭宿父母何與水美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辭宿所美義正
同系辭本與文象說文基下所引說三家詩此序及美既所以辭
安邊文則毛詩字仍當作辭宿未必作以美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熙文七經小傳曰后妃於君子有風
化勝戒相成之道此發言后妃勝戒風人君於采芣苢賢官之意耳
不謂后妃已自采芣苢賢官也采卷耳者欲采芣苢賢官之意耳
稷也以言勝勝當采芣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
吳知是頃覆無所懷則失其所關用行無所所賢失其所治此
從后妃賢而故於君子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氏曰采師取友舉人
因無與焉於君子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氏曰采師取友舉人
因無與焉於君子者之志則不可不同與者無以言無與
乎此而曾謂臣之志則不可不同與者無以言無與
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郭仲興曰采者期賢人何與外事
然則葉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哀非乎不過洪食不及爵賞僅中
饋以效蘋蘩之志而已未然繁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解從
序見為後作集傳乃以為大知傳文王之詩則為非后妃所
執大路非后妃所遭至於登山採苦酒趨蟋蟀之鳥使不於倫
近情矯之言矣
郭氏曰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鹿鳴伐木鹿鳴伐木皆賢官之詩所以享諸
侯臣王者所以享諸侯臣王者所以享諸侯臣王者所以享諸
侯於外狐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
薇杕杜之詩所從出也采芣苢賢官之意耳采芣苢賢官之意耳
公享之意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公享之是春秋時臣下
出使因遂其君賢官有享燕之意周禮臣屬人有燕后夫人歌
歌于燕客之禮於是燕賓客大賓客之禮食諸侯賓客饗食之禮
周禮燕禮之法然則周南召南之詩皆明說美教命將造成之際
蘋蘩勞作勞詩皆以詠歌賢官之詩皆言安如后妃也不與有關
東首鄭箋說日讀卷耳則思后妃言懷夢者思夢者思夢者
卽高唐賦序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卷耳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
惟南子衛夢與宋公會于洮衛靈公與夫人乘車而在下使宦者雍渠
其勢所謂與宋公會于洮衛靈公與夫人乘車而在下使宦者雍渠
卽高唐賦序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卷耳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思夢者

賢愚周行傳寫誤行列也思若子官賢人俱周之列位詩周行
有三家耳鹿鳴采薇節南山何也思若子官賢人俱周之列位詩周行
遠鹿鳴采薇周行祇示禽獸與自不安矣大東行拔周行又爲貴
胥於列位其義尤近承珙案毛於大東之周行訓至道此詩則本之
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藏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
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藏石者爲崔嵬炎云土山上
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巖巖土巨組與巖雖正反若爲傳寫誤
也說文組石戴土也說往云賈逵毛傳云天子爲戴而載則一無
者是孫也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爲之以石釋山謂
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爲之以土以詩衣裳并例之則毛之
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爲本不宜故曰從也上則爲本宜故曰
故曰組并於鬼下則毛此組不於鬼下則毛此組不於鬼下則毛
隱說是也歐陽小爾雅鍾芸蓋本皆從也西都賦上反
宇以蓋芸芳言幾屢也又云燕燕鎮也此則傳文應義本自可通
若說文釋名則曾與毛說惟玉篇組組二字並訓用毛組
訓用蓋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與說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久部姑無人市貫多得爲姑从
乃从久久益至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
前條曰姑且也許所據魯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
之又者姑之假借字如尚書古文無有作我然民姑飢救姑者
好匪之假借字承珙案此說非也姑者爲之假借字且姑且字
正當作乃姑姑且者少時之辭乃與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多時
知者爲與莫亂爲治之類或作始作解[illegible]者皆假借字說文所
引我王聚陵得有所毛詩本必彼以知始之字者也
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魯詩基金罍魯詩基金罍說
文木部櫑器自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飛龍不窮也此正用毛詩
義王肅詩說金罍大夫暮也天子以玉請案大夫皆以金士以
作者基經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兕毛
詩說人君以天子世稱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也爵也說云兕觥角爵也詩言兕觥者四
[illegible]卷耳七月桑扈蟋蟀綠衣鄭於卷耳桑扈蟋蟀綠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引詩
卷耳七月兕觥桑扈蟋蟀綠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引詩蟋蟀綠衣
鄭有五日者四日解日偶日說五者自解外多不見於詩而
獨言兕者四毛於桑扈經衣無傳但彼文皆以兕觥爲文
語之案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兕觥爲柔所以戒酒之失則以爲
與爵觀自可通七月傳云然所以警眾也此因愛爲鄉人飲酒
而正禽位故云警眾亦可兼有觀義若毛意然並顯自不必
指言鄉野故傳無言鄉野也愛也說兕詩小學曰此謂好觀竹之類借說文
竹部柔也何入斯鄉人士耳何此水獸柔敏豈是也荀雅釋詩好
憂也郭注引詩云何耳矣邢疏說以爲卷耳及鄉人士文是卷耳
之叶亦本作好與雅釋文好本作竹是竹爲正字毛詩爾雅作
好者借字鄭箋於何人斯鄉人士好音皆讀爲病而毛於憂二詩無
傳宛皆字鄭箋此傳訓是故不從釋獸
樂木
南有樂木傳樂木下曲曰樂釋文云馬融韓詩本並作枒說文以
枒爲木高求在案馬融皆魯詩者是魯詩本並作枒說文以
二家詩意參酌料木雖高而皆高稱以華延鎮后妃至貴而單
委稱以上聞耳然不知毛用爾雅下曲之訓於道下義爲尤切
說文木部枒高木也又有椅字云下句曰椅桐梓漆但引枒而
不及椅說矣
葛藟藟之生傳以蔓爲蔓爲屈何氏古義曰蔓詩左傳皆以爲蔓
連言知蔓即是蔓承珙案詩正義云蔓與葛異亦葛之類此篇
蔓言知蔓即是蔓承珙案詩正義云蔓與葛異亦葛之類此篇
蔓爲蔓與葛即相大懼其俱爲相類邪注爾雅連蔓也郭注云今江東呼
蔓爲葛即此葛而

於此見殷鄭之意深矣

蓋聚

序云蓋所以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蓋之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欲證本義云蓋斯螽蟄蟄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乎安言不妒忌則子孫眾多如蓋斯也朱克升薛仁叔嘗從之問氏名物參義金仁山謂以言若蓋若能如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則下文何其古義朱氏謂蓋首長之天球蓋序首句云蓋若后妃子孫眾多也是以蓋若為子孫之眾多因而推而其意以為不妒忌耳但以不妒忌解之蓋斯亦不如因其率處和集而育蕃多之說皆氏補傳曰凡物之蔡蔡而不相交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故歌詠序文皆可不必心強解文皆可不必心強解文皆可不必心強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炎注爾雅即以平陽自厥初稱之左傳二年此公矣之所以行城其民者亦是以行修城之事其下引詩作城于其下引詩作城于其下城自是以行城曾所以奮民者毛詩不為此說故知不為此說又云公矣是為民于城自是以行城曾所以奮民者毛詩于為行亦用左傳之義義數分于城為二所以其下文又云諸侯可在以用守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據小雅采芑篇于之武傳云宣王時大臣也美云其王卒皆有在疆其於之用爾則意以于為行字之借非詞此詩訓于為為行耳

采苓

序云采苓后妃之美也溺于讒人樂有子矣又述別嫌疑禁命讒人使賢者子有忠臣而已矣其詩曰采苓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勿以苦言信人之要宋人之美宋人之惡宋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勿以甘言信人之要宋人之惡宋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勿以為

之淺矣薛君曰深長也泰氏古義引齊侯鎛銘云萬年無疆其得又子子孫孫永保用享侯鎛銘云萬年無疆其永寶用享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形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毛傳曰江之永矣然則永象明是一字說文通引詩作永今本作羕即傳本同非是集古然不文通引詩作永今本作羕即傳本同非是集古成疏俗作羕亦未必然

後二章脈脈等以羽是知黃鳥喻武及女之光榮者下後馬秣騁誰不思厲其逸已之所以是子之新婦脈其馬以效禮能詩章本旦賢無詩中言聖者者所以所朝起興如宗廟山小雅車舝及綿緜之東到曲阜之伐柯皆是故古指新婦為賢已從婚姻起興稱馬秣騁為從

熊也从熊从炎省聲又从䵼作䵼䵼䵼法爾雅及山海經皆云獸

如蟹魚蟲文則二熊相次而不言羆二者是許意始非部今之

熊黑熊猛文作羆今有一種小黑而形微似熊俗謂之羆

俗謂名為熊熊能許所說但長足黑色也其鼎足黑色也其鼎下

云若自易也文部必曾得其鼎足之文而遂

妄為所曾意為本亭鼎目云一雌火熊鼎鼎足俱似熊形今曾更

號上有熊鼎為熊鼎足者非序也

說所之言鼎足者熊足者非序也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也箋邇之部此鄭為之易說時鄭所父母

說從箋之以為父於周不能為疏通合所也鄭與別父母目異

與大夫平治水土語時不知其與其別之毛事鄭與其別人

既案所與大夫之言與毛不同故其別之毛者有意為疏之年發此

說與箋說別又云乘其鳥首者鳥首而位鄭據并曰不相違而

發年於鄭則也不得疏通而迎于鄭意不與行義紙相位者為父

母在故也為作詩日鄭無與別部與父母孔邇

箋不得已也故又與鄭詩說合但其鄭博所有異說故與

不究言與詩至故鄭之所以為作詩日無不究言與鄭為作詩

注引韓詩曰故鄭所本也鄭若以為作詩日無不究言與鄭

也鄭疏近也言鄭意為作詩日無不究言與鄭

此經四大父母鄭與別自長家至王氏以父母為王而

呂記朱熹說之范氏補略曰故與去故與不可謂為若舊人之

言與以文王為父母則是意為封而說文王此父王之所為

謂為之以正義

鄘立

序云鄘之故國殷之畿內是也鄘之化行與天子無異

爾之公子為信厚知鄘故之可以行信厚知鄘此六字微

逕謂鄘鄘之化行盛衰世之公子信有信厚知鄘故之時鄘

時對上衛世言之即指化行之時衰世有自鄘為對所言盛之

衛世以此見鄘自化行盛衰易作之基鄘衰世公子信有信

厚知鄘故之時即鄘故三字為上信厚知鄘故之時古人文法

指衛世即指衛之化行有衰盛之化行有衰盛之

時正衛世以前鄘衛文王不敢稱鄘所作盛之

序云鄘之故國殷之畿內是也鄘之化行與天子無異爾之公子為信厚知鄘故之時衰世公子信有信厚知鄘故之時即鄘故三字為上信厚知鄘故之時古人文法指衛世即指衛之化行有衰盛之時正衛世以前鄘衛文王不敢稱鄘所作盛之

召南

毛詩譜第二

鄘譜

序云鄘衛夫人之德也屋氏詩無引矣作日文王之時鄘衛國

衛之化行其內淫亂衰微化行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如於衛人衛其

夫人之德也是衛時之人既學周禮之官必為一人而作詩鄘

公衛以衛為公衛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衛不主於所指之人

故作詩云夫人之德而已衛氏所指南南鄘與

云衛之基指鄘言也于衛基今指衛公子為基之任指衛公子

為鄘今也以承接衛故此故文鄘衛為合

衛之基指鄘信言基道以見王道也正義云言信言基道則衛

在氏說衛以為衛所以為衛故之基道以見王道也正義云言信言基道則衛

云氏說衛以為衛所以為衛故之基道以見王道也正義云言信言基道則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又行生箋之說不知箋事經可附公侯之事箋注宜部爲公侯之宮試論經文而其說可以不煩言而依矣

禍之經傳被首飾也案引禮記主婦髢髢而爲之禍注云鄭氏注禮合六國時髢髢爲一其髢是詩又合被髢髢爲一其髢是詩文學未然也思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首飾翟從王祭先王服禪衣祭先公鞠衣祭小記服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寢亦以居居三翟之首服鄭注禪衣展衣之首服鞠衣之首服次以文說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髢乃所謂髢也不在所編次之數說用被然後加首服褖衣之首服鄭祥六卿是矣系與案鉉思也鄭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髢益髮也與今本說文髢釋名髢被也髮少者用以被助其髮也此髢可通髮爲之義也說文又云鬄髮也髮不正也髢此即髢髮所由以被與鬄髮爲一也然說文但云鬄髮也不云髢也說文但云鬄髮也髢髮也是已說文但云鬄髮也髢髮也是已氏之髮美使髢之以髢爲名義也莊子日先雨路鼠渴而鳥鳴人鬄髮而鬼髢髮及平居時皆可用以飾他君子偕老之文章上言其之顏也下言鬄髮如雲不屑髢也是見服鬄髮者不屑用髢但鬄髮者不屑用髢也鄭以鬄髮爲人鬄髮之配不屑之言無乃與說文不合乎

繁之部訓炎

言炎炎其炎傳言炎也旨蟄蟄蟄亦燄火引顯辭王云亦蟄生蔽日蟄水陸蟄蟄同云蔽山梁仙故怖鳥鼠蟄謂草木有二般生不軍川谷似神蟄蟄者白蟄也生水潤似蟄者蔽也詩采薇似

寧廟文侑宜侑諸者雖即設文之廟字實也毛詩無宇宙為籀之假借字瑣來瑣亨上帝鳥鳴者鄭云至人亨以亨上帝也史記樂解引神農言曰鼎鼎為亨食也張華博物志曰鼎鼎也說文鼎大鼎也也此傳云鼎亨也是其義也說文鼎大鼎也也此傳云鼎亨也是其義也說文鼎大鼎也也此傳云鼎亨也是其義

不相貫[illegible]氏[illegible]於子有[illegible]自與吐[illegible]化相不合[illegible]謂[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

行篇

序云行寡召侶[illegible]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illegible]曰人之女既許[illegible]於[illegible]家禮不備而往逆之女[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夫婦名人倫之始也不可[illegible]不至失家[illegible]禮[illegible]不可以行夫家詩之往理女[illegible]以一禮不[illegible]義不往而作詩曰[illegible]其[illegible]此[illegible]曾[illegible]詩[illegible]詩[illegible]詩